

涨落之间上演股市版“魔兽争霸”

战 庄

——纸戒律

周雅男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战 庄 = 纸戒律

周雅男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庄. — 一纸戒律 / 周雅男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6

ISBN 978-7-5502-8129-5

I. ①战…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2946 号

战庄：一纸戒律

作 者：周雅男

出 品 人：唐学雷

出版统筹：刘 凯

编辑统筹：马春华

责任编辑：赵晓秋 方 理

装帧设计：联合书庄·宋微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0 千字 787mm × 1092mm 1/16 20.5 印张 插页 2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129-5

定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64243832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梦的开始	/3
第二章 爱上有钱人	/16
第三章 谁剁了他的手指	/32
第四章 纸戒的约定	/45
第五章 股民之死	/58
第六章 独闯上海滩	/70
第七章 黑暗势力	/82
第八章 20分钟诈骗	/92
第九章 证券之恨	/105
第十章 地狱还是天堂	/118
第十一章 张嘴八千万	/130
第十二章 拉高下跌都是出货	/143
第十三章 赚钱与复仇	/156

第十四章 败走香港 /167

第十五章 坐庄松田汽车 /177

第十六章 资金的贪婪者 /191

第十七章 亡命之徒 /202

第十八章 你的抉择出自本性 /216

第十九章 举起反抗的大旗 /230

第二十章 神一样的人物 /244

第二十一章 香港保卫战 /257

第二十二章 终结者 /270

第二十三章 英雄归来 /279

第二十四章 另类谋杀案 /289

第二十五章 英雄还是小人 /300

第二十六章 再见纸戒 /312

引子

三天了，战斗已经持续三天了，双方动用了成千上万亿的资金彼此打得焦头烂额。眼前全是数字，不停地闪不停地变，耳边是嘈杂的声音，听不清他们在嚷什么，常云啸觉得自己的大脑中在嗡嗡作响。这几天，香港股市被国际游资打得千疮百孔，连续的下跌让整个市场空前悲观。一时间谣言四起，恐惧与死亡的气氛让人喘不上气来。这就是金融市场，现代社会中最残酷的战场，没有机枪，没有大炮，但是这里有死亡。在一片键盘的敲打声中，生存与死亡已经划开了界线。

他侧头向过道对面的交易区看去，唐浩正在向一个操盘手发火，看样子是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个人低垂着头，不断地深深点头表示歉意，而唐浩的表情简直就像是要吃人。这里没有飞机大炮，但是这里是战场，金融的战场，任何的疏忽和错误都可能造成资金的巨大损失，都可能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如果手中有枪的话，常云啸相信唐浩真的会杀人的。

交易所中的这两个阵营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常云啸的，另一个就是唐浩的，一个做多香港股市，一个绝对放空打压，两个阵营都在不断地消耗着大量的资金。他们都咬紧牙关。但优势正在向唐浩那边转移，他身后的外国游资给了他强大的动力。看来需要一些非正常手段甚至非法手段，常云啸想。

他的耳鸣还没有好，像爬进了苍蝇。他喝了口水，动动下巴让耳朵里的嗡鸣减小一些。他好想休息一下，泡个温泉做个按摩没有噩梦的睡一觉……忽然他好想安静，好想安静地独自一个人坐一会儿。那种安静的感觉曾经在哪里有过，是北京的小屋吗？那个曾经充满着爱的小屋，有她的笑容，有她的身影，好想再抚摸那张让人陶醉的脸。但是不在了，消失了，连同那两枚象征爱情的纸戒一同消失了。是她珍藏了还是已经弄丢了，或者早已忘记被塞进了角落，也许真正应该

学会忘记的人是自己。

他流泪了，赶紧用手擦掉以免别人看到，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把胸中的隐痛压制下去。他招招手，示意助手许晗到这边来……

.....

第一章 梦的开始

旱冰场里的音乐震颤着耳膜，彩灯和激光在眼前晃来晃去，一群少男少女在场中央的舞台上乱蹦。这个旱冰迪厅场地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很有名。据说以前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证券公司，不仅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也很知名。这个营业部的出名是因为这里有几个庄家，庄家给消息，营业部自筹基金进场锁仓，然后向股民大力宣传，庄家再利用资金做配合挑高价格，股票就在众多散民的参与下开始大涨，而后营业部的自筹基金收益，庄家也收益。就因为有着可靠的消息和资金的支持，股民们一传二二传四，来开户的人络绎不绝，这家证券公司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但证券市场有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终于有一天庄家给了营业部一颗大大的毒药，营业部还当糖豆一样连续大量吃进并大力宣传，直到出现了四个跌停之后才知道接了庄家的出货单，赶紧卖出，结果造成了连续八个跌停，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调查。自筹基金大面积的亏损、证监会的罚款、愤怒的股民质问和媒体的曝光最终让这个营业部以及证券公司走向了末路穷途，不得已被别家证商托管。托管后新公司关闭了这里的营业部，也就成为了现在的旱冰迪厅。走在证券这条路上的人们又有几个没有吞食过类似的毒药呢，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人群中忽然一阵热动，舞台中又升起一个小台，一个穿着露脐小背心开叉超短裙的女孩在上面扭得像一条蛇，引得全场一片叫好和口哨声。

常云啸倚在墙边的扶手上远远地看着，他到餐饮部叫了杯可乐，回来继续看舞台上疯狂的场面。忽然他感觉到有一束柔情的目光传送过来，他开始寻找那目光的来源。那是一个长发大眼睛的女孩，女孩样子甜甜的，很娇巧的那种，穿了一身白色连衣裙，在舞动中被彩灯晃过，像飞舞的一片彩云。与她同来的还有几个女孩，有说有笑的，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一群学生。女孩的笑一定很美，他这样

想，因为灯光晃得太快，他看不清她确切的面容，但他感到很舒服。女孩的旱冰滑得一般，不快不慢一圈圈地转着，每次经过这边的时候眼神就会悠悠地飘过来。

常云啸迅速地从后面追上女孩，却又不急着超过去。就这样转了一圈，回到刚才他站的地方，女孩向那边瞧了好几眼，常云啸暗暗地笑。眼前到了一个转弯处，常云啸加快速度超过去，突然他身子一沉咚的一声摔在地上。在摔倒的时候他已经调整了姿势，向后转身180度，仰面，坐摔在地上。这一突然的高难动作惊得那女孩尖叫一声，脚下一阵乱忙，极其难看地扑在了常云啸的身上。

就在那一刹那间，常云啸感到了女孩的体温和他认为只有纯洁的女孩才会拥有的那种身体的香气。女孩急忙挣扎着坐起来，脸红得连彩灯都晃不掉。女孩长得很美很清纯，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形容，如果你曾经从繁杂的都市一步踏进茂密的山林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心旷神怡。女孩揉着胳膊噘着嘴瞪着眼，眼里有泪，看来是摔疼了。

糟糕，真摔着她了，常云啸有些后悔。“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扶你起来。”他先站了起来，但在站起来的一瞬间，他又改变了主意。“啊！”他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随后按着脚踝蹲下了。

这一手还是很灵的，女孩生气的表情消失了，她眨眨眼，看着他，不知所措的样子。

常云啸窃喜：“真是不好意思，好像是脚崴了。扶我到那边坐一下吧。”

女孩点头，乖乖地搀着常云啸走到边上的看台上坐下来。常云啸的心里甭提多美了，天上掉下来一个小美女。

女孩在常云啸身边坐下，不知说什么好，却也似乎不情愿离去。故作疼痛状的常云啸先开了口。

“刚才真对不起，摔坏了吗？裙子也给摔脏了。”

“没，没事……你呢？”女孩轻轻回答。

“我皮糙肉厚骨头硬，没事。”第一步成功，她很关心我，嘻嘻。常云啸想。“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问这个？”

“赔你医药费呀。”

女孩笑了，有一对酒窝：“那你先说你叫什么？”

“我叫常云啸，轮到你说。”

“我叫林晓雨。”

“名字像诗一样。你还在上学？”

“我在人大上大三，你呢？”

笨蛋，我怎么想起问学历来了，赶紧岔开这个话题吧。“是人民大学吗，名牌呀。一看你就是个好学生。”

“你呢，你是学什么的？”

“我？”这下问住他了，“我都已经毕业了，是学美术的。”

“是美术学院吗？那你是搞艺术的了？”

没办法，只有美术还沾点边：“就算是吧，我是搞电脑绘图的。”

“真的呀！”林晓雨一副羡慕的表情。

“真的，我摄影、绘画都是一流的。哪天你出去玩，叫我去照相绝对包你满意，肯定把你照得更美丽。”

女孩又笑：“我要走了，我的同学会找我的。”

“我给你留一个手机号吧，你要是摔伤了好找我。”常云啸迅速掏出一张名片，“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请收下。”

“好。”林晓雨站起来，“再见吧。”

“那你的呢？你也给我留个号码吧。”

“以后再说吧。”林晓雨说完滑开了。

“喂，等等。”常云啸着急了。打算追上去，可是刚才假装脚疼，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忽然脚麻了钻心地疼，更不要说滑冰了。常云啸只有暗暗叫苦，他最后看到的是林晓雨回眸的一笑，甜甜的酒窝……

那天晚上，常云啸睡得特快、特香、特美。

林晓雨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那张名片，还在回想着在旱冰场的情景。想着想着忽然笑出声来，身子向下滑进被子，眼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吊灯缀着许多

菱形的小玻璃，使得灯光变得七彩斑斓。他大概有一米八零吧，她开始回想他的样子，不强壮，但看着很结实，眼睛挺大的，鼻子是尖的，嘴唇很美，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说起话来挺逗的……

中学她是在私立女子学校，到了大学家里还是管得很严，定点上学放学，虽然有很多男孩在追求她，但是她真正接触男孩的机会并不多。平常她最爱看席娟的小说，对男孩的判断也只能从小说中推理。想起摔倒在他怀里时那一瞬间的感觉，她的脸上有点热，那是一种特殊的感觉，有一种诱惑，好想再……

她睡不着，轻轻地打开房门，走下楼梯进入餐厅，倒了一杯果汁，陷在松软的沙发里。沙发对着落地玻璃窗，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外面带喷泉的花园，月光流水般洒在花园上，洒在飞舞的水花中，风晃动着花草和树叶，在月光的流水中漂浮。

林晓雨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中。父亲林文与叔叔林武共同经营着文武集团，这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北京房地产公司，下一步公司的目标是进军新加坡证券市场。母亲张雨出生在舞蹈世家，出嫁后就不跳舞了，现在一边理家一边帮林文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这栋别墅是几年前买的，三层小楼，上面还有阁楼和平台，总共大概有五百平米，楼前是一个二百多平米的花园，请了专业的花匠护理，楼后有车库和工具房。

现在的林晓雨穿着一套印满小熊的睡衣，懒懒地仰在奶白色的沙发里，快乐地遐想。

一只小甲壳虫飞过去没有忍心打搅她。

大早上响炮就打电话吵醒了常云啸，说有几个女孩想去乐队看排练。常云啸拗不过响炮的央求就答应了，想必是响炮又跟人家拍了胸脯的。

常云啸挂了电话，不知为什么又想起昨天那个女孩，林晓雨，乌黑的长发，纯洁的眼睛，还有一个酒窝。想她干吗，“起床啦！！”他大声地喊着从床上蹦起来。

常云啸是一个人住。父亲“文革”中不幸去世，他只能凭借照片来回忆父亲的容颜，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小学，整天只知道玩，忽视了跟爸爸接触

的美好时光。他有一位操心一辈子的妈，他不愿意同老妈住一起，因为妈是苦日子中长大的，常云啸的许多想法无法与她老人家相符，搞不好一件小事就成了吵架的导火线。常云啸知道老妈一辈子不容易，许多事也是好意，哪个妈妈不想自己的孩子好呢，他不想惹老妈生气，所以还不如搬出来自己住。这套一居室是爷爷当年的平房拆迁换来的，还略微剩点拆迁费，老妈说等着他结婚用。

他常回家看看，妈妈自父亲死后就得了心脏病，他每次回家都是买点东西、吃顿饭但不敢久留，生怕俩人因什么吵起来。常云啸有个哥，叫常云涛。妈总是说：“瞧云涛多听话，你有你哥一半我就满意了。”常云啸笑而不答，哥是老实人，老实的叫别人都难受。在一家国有工厂当出纳，一当就是十多年，就算是只有中专水平也该当上会计了，结果后来的小姑娘都升职了，他还那样，钱又少，所以三十多了还是单身。常云啸觉得世界上也就是这样的老实人最可爱、最可靠，不让人欺负死，最后也得把自己给郁闷死。

不过半年前哥也做了一件不老实的事，他偷偷把工作辞了去炒股，这事儿妈可不能知道，要是知道了一定犯心脏病。听哥说他在股票上已经研究好几年了，现在已经很有成就，看来穷人逼到一定份儿上总会想各种方法去发财。常云啸是一点都不懂股票，对他来说，股票和赌博没什么两样，无非是赌博违法，炒股合法而已。

常云啸吃完早餐已是十一点，他开始工作。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广告画设计公司，他的工作就是设计广告宣传画。这次被派发的活儿是个“美脚霜”的广告，他一直想笑，美脸美手丰乳丰臀之后，又打脚的主意，真不知接下来还想美哪儿。常云啸为这双“美脚”忙到下午四点多也没有满意的构思，他在楼下买了包子，骑车奔乐队去了。

乐队的名字叫“NO BETTER”，常云啸是乐队的主唱，乐队所用的歌一半多是他自己的词曲，也翻唱一些流行歌曲。从小老妈就说：“让你学习费死牛劲，不务正业你最在行。”常云啸不认为乐队是不务正业，生活要多姿多彩嘛。

乐队的环境有点可怜，在一个工厂的地下防空洞里，不过这也好，不会被别人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常云啸到的时候老猫和竿狼已经在练琴了。

“喂，我闻到包子了。”竿狼嚷。

“我就知道这儿有一群饿鬼。来吧，我买了二斤呢。”

“好啊，偷吃好东西。”驼子与牛皮走进来。

牛皮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包榨菜：“蝓蝓不来了，他发烧。”

驼子是鼓手，老猫是键盘手，牛皮和竿狼是电吉他手，蝓蝓是贝斯手。这就是他们的乐队，六个心情愉快的人。

“来，开始吧。”竿狼将最后的包子塞进嘴里。

瞬间，音乐回荡在防空洞里。今天练的是《当你说你爱我》，是常云啸上星期写的。

“嘿，哥们儿们，我给你们找来两位观众。”声音落下，响炮带着两个女孩进来。现在的学生妹开放得很，两个女孩都画了眼影，描着眉，头发黄黄的很飘逸。一个穿着短裙，一双黑色袜子一直遮到膝盖；另一个穿了一条肥硕的军绿裤子拖到地上。

“不是说过不让带女孩来嘛，你该哪玩哪玩去。”老猫没好气地说。

常云啸赶快打圆场，他知道老猫看不上响炮：“算了，人都来了就这样吧，响炮下回不行。”

老猫瞪响炮一眼，不再说什么。

八点练习结束，大家收拾东西出来。

“你唱得真好。”短裙女孩说。

常云啸淡淡地说：“一般吧。”

“我特喜欢。”女孩的眼睛转得有些古怪，“听说你是一个人住是吗，我能去玩会儿吗？”

“不行。”

“就待一会儿，要不带我出去玩儿吧。”女孩撒娇地一只手挽上常云啸的胳膊，一股香水味。

“回家学习吧，别让你妈担心。”说完，常云啸骑上车走了。

他觉得这些女孩实在太轻浮，一丁点儿品位都没有，就为了点好吃的或是为了体验某种生活的刺激，跟着那些无聊的并不真爱她们的男孩瞎混，没劲。

他又想起了那个有酒窝的女孩，林晓雨！

坐在操场看台的石阶上，四月的夜风柔柔的但还有一丝凉意。林晓雨刚刚跑完步，她将身体向后仰，双手撑地，头向后垂，让风从领口溜进去，她觉得很舒服。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林晓雨不知斗争过多少遍：给他打电话还是不给他打电话？手机号码都已经背得烂熟于心，就是下不了决心。

“我干吗总想他？我爱上他了吗？这就是爱情吗？”

“他也想我吗？”

“给他打电话？”

常云啸对着电脑发呆，“美脚霜”已经让他厌烦透顶。明天是交稿的最后一天，至今没有一个方案让他满意。他也说不清楚，最近心里乱得很，静不下来，似乎有些事应该发生却迟迟不到。他关掉电脑，躺倒在床上，隐约想起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对有些人来说可能算是无比期待，但是他真的从来都不相信一见钟情，可是……

哥来电话，说后天就要在证券公司的营业部讲评会上讲课了。哥能讲课，着实让他惊讶，一讲话就脸红的人居然还给别人讲股票。其实常云啸住的楼对面就是一个证券营业部，自从哥辞职偷偷跑去炒股，常云啸也进去看过，但是兴趣不大。有一天还看见一个股民喝醉了酒在营业部闹事，听说是近些年股市不好，赔了很多钱，可是闹事有什么用，最后让警察带走了。所以常云啸觉得哥进入股市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可没想到还做得像模像样了。

晚上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电话。

“我知道你是谁了，林晓雨，是你吗？”常云啸为这个突然而来的电话而高兴。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但他的睡意却在瞬间消失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我的名字呢。”林晓雨躲在大学女生宿舍的楼道尽头，轻声地说。月光洒在脸上，更显出她皮肤的白皙，现在这张美丽的脸庞上透出了一层绯红。她拿手机的手有些紧张，可以感到细小的汗丝从手心蔓延。

“怎么会？我还没有赔罪，怎么会忘呢？”

“我没说让你赔呀。”

“可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正巧明天我要路过你们学校，我请客吃比萨饼，好吗？”

对方没有出声

“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觉得太便宜我了？”常云啸追问。

“不，不是。我……”

“那就是同意了，明天下午三点半，在你们学校那边的比萨店，我等你。”

“好吧。”声音很小，但还是答应了。

“不见不散我等你。Bye-bye。”

“Bye。”信号断了，发出嘟嘟的响声，林晓雨关掉手机。我同意了？才见一面就让他请客好吗？我心跳这么快干吗？不就是吃顿饭嘛，想请我吃饭的人可以排队了，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别人都可以去见网友，也没什么可怕的。

常云啸仰在床上，感觉就像每次一件满意的作品完成后的喜悦，舒畅。刚才要不是怕林晓雨反悔，他才不忍心急着想挂断电话呢。总算是约定了，他心里渐渐平静下来，觉得刚才心里的波动真是好笑，自己又不是小男孩了，这有什么好兴奋的？

他将被子拉到头上，梦里似乎已经幻想到了明天的美景，不然他怎么在梦里笑了呢。

“我们在比萨店吃晚饭，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有没有男朋友，还总盯着我看。吃完饭去看电影，然后陪我逛新东安市场。”林晓雨趴在女生宿舍的被窝里，床头灯拧得很暗生怕照醒了某位同学。日记本是新的，今天让常云啸买给她的，她决定开始写日记把新的生活记录下来。“这就是拍拖吗？有一个男孩走在身边的时候，心里的感觉都不一样。我看到有好几个女孩偷偷瞧他，看来他还挺吸引人的。我会喜欢他吗？他也不是我认识的男孩子最优秀的，可是对其他人真的就是一片感觉都没有……”

“干什么呢？”突然有人说话。

林晓雨才发现同屋的好友许童站在床边。“你吓死我了。”说着将小本藏到身下。

“别藏了，写情书呢？让我看看？”许童伸手来掏。

“瞎说，没有。”林晓雨脸红到了耳根，边躲边说，“别闹，别闹，别吵醒她们。”

“你不告诉我，我就把她们叫起来，说你有男朋友了。”

“好，好。我给你讲还不行。到外边。”

许童是林晓雨最好的同学，长得漂亮，身材又好，有好几个男孩死追不放，她的阅历被公认为最丰富。林晓雨有问题就喜欢找她说。

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林晓雨两手托着圆润的脸蛋。月亮弯弯的，像一叶轻舟在淡淡的云里穿行。夜很静，人们早已熟睡，只有风还在锻炼身体，跑来跑去地晃动着树叶。

“快说是哪个白马王子呀？”

“我说，你急什么。他嘛高高的……”

常云啸赶到证券营业部的时候，报告会已经开始了，他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听，散户大厅的坐位不够用，多数人站在大厅里还不停地记笔记。常云啸溜边儿挤过去，看到哥哥坐在讲台上，现在还没轮到他讲。常云涛也看到了他，示意他到前面的空位。既然哥留了位子他就干脆挤过去坐下，悄悄伸个大拇指，用眼睛扫一下四周，意思说这么多人来听很了不起。这时前面的人讲完，主持人报了哥哥的名字：“常云涛先生在这次新人杯实盘炒股大赛中获得了两项冠军，一是收益率最高，二是准确率最高。除交易周转率一项没有拿到奖以外，常先生包揽了三分之二的奖金，我们有请常云涛先生给大家讲讲炒股中的奥秘。”一片掌声。

常云涛站起来走到投影仪前，显得非常镇静：“很多人喜欢把炒股跟赌博并列，认为对和错用丢钢镚儿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但实际上，炒股是一种智慧的博弈，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说谎话的游戏，庄家的操盘手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让我们散民知道或理解，他需要说谎话，但是很多时候盘面中反应出来的信息是说不得谎

话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小股民很容易被这些操盘手欺骗呢，主要是没能了解他们的骗术，知道了骗术我们就不容易上当了。今天我就简单给大家说几个操盘手的骗局。大家看这只股票的分时图，在成交明细栏中每笔单子数量后面会注明B（BUY）或S（SELL）。那么大家很容易的认为这个1010手的成交量后面标有B是有人主动买入的单子，但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通过研究见顶后大跌的股票发现，在顶部经常会出现大量标注B的买入单，真是庄家在大量买盘吗，不是，这是庄家散布的假信息。是怎样做到的呢？股票的成交明细实际上不是一笔一笔报出来的，以前交易所以每分钟6次的速度向外传输数据，现在是每分钟10次，也就是说6秒钟一次，在这6秒钟或许有三个人交易也或许有八个人交易，他们可能有主动买也有主动卖，以什么标准来定最后标注是BUY还是SELL呢？要看这6秒的最后一笔交易的方向。以这个股票的1010手BUY为例，第一秒有人卖1000手，而第六秒的时候有人买10手，那么我们在分时图上看到的1010手的买入也就是BUY。如果这两笔都是操盘手自己特意做的假象呢，那就等于他在悄悄出货。”台下一片私语。

“很多人也在看分时图上的外盘、内盘，一般理解外盘是买的数量，内盘是卖的数量，认为外盘越大越说明主动买的数量多。实际上标注B的单子计入外盘，标注S的单子计入内盘。既然明细表中的BUY和SELL可以作假的话，大家看到的外盘和内盘不也成了没用的参考数据。由于时间有限，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买单和卖单中操盘手是怎样作假的，届时大家就知道了盘面中所能看到的数据几乎都可以作假，比如量比，委比，委差等等都可以成为欺骗大家眼睛的工具。”台下哗然。

“盘面上就没有真的了吗？不是，成交方向可以作假但是成交数量不是假的，最后给大家看一个股票。看万象钱庄的分时图，阶段性有大单进场，但是价格始终变化不大，邻近收盘有均匀大单出现，但是价格向上不多。盘中挂单特征是基本没有值得关注的超级买单或卖单，说明这些阶段性大单是瞬间成交的。实际上这是操盘手在试探盘面清理浮筹，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操盘手已经吃到不少货，当他试探盘面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时，必定开始他的拉升。我预计短期内